

珠乡客家风情

▲ 范翔宇

客家的来历

明朝弘治年间的一个日落黄昏，珠乡大廉山脚下的坎坷小路上，走来了几个衣衫褴褛，疲惫不堪的赶路人，他们在一个杂草丛生，荆藤缠绕，溪水潺潺的小山岗前停住了脚步，从腰间拔出砍刀，斩断枯树，劈开箬竹，搭起草棚，安下家来。

在这个简陋的家中，一位年长者从包袱里取出祖宗牌位和宗族谱牒，恭恭敬敬地摆放在刚用树干和藤条架起来的神台上，然后深深地躬身礼拜，接着，其他家人也依次行礼，他们都在默默中祈祷着，告诉远在闽赣的祖宗先人：又一个客家人的支系在千里之外的南珠古郡中，扎下根来了。

这就是客家人从中原到山西大槐树、福建石壁再南迁岭南生存、繁衍、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于是，以后的《廉州府志》就有了“廉州俗有四民”的记述：“一曰客户，居城郭，业商贾；一曰东人，解国语居乡村，业耕种；一曰俚人，深山独处，不解汉语；一曰蜒户，舟居穴处，采海为生。”由此可知，四民之中，以耕种为业的东人就是客家人。因为四民之中，懂得“国语”也即是中原语言的只有东人，其他“三民”中，做生意的外来人口是客户，不解汉语的俚人，是少数民族壮族。昼家也即是舟居穴处没有陆地居住权的蜒户。东人是指居住在廉州东部人，这里正是客家人的聚居地。“四民”之中，只有客家人以耕种为业，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骨干力量。

据史书记述：合浦“郡不产谷实，而海出珠宝，与交趾比境，常通商贩，贸籴粮食”。合浦古时农耕不兴，粮食靠珠市商贸调剂。这种状况，元朝的史籍中也有记述。元朝在廉州设立了采珠提举司和盐政机构，也只是注重了合浦地区的采珠业和盐政税收。元末明初之后，客家人从中原转辗闽赣迁徙而来，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作物种子，改变了珠乡人口结构的同时，也改变了南珠古郡千百年间单一的物产结构。

从此，珠乡的大地上，增加了客家人这个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群体。珠乡的客家人在创造珠乡辉煌业绩的同时，也在浓墨重彩地书写着珠乡客家辉煌的文化，焕发出浓郁的客家风情。

故乡筛蚬趣事

七八月是多雨的季节，大廉山中流淌出来的山泉，洗荡着大廉垌中的大小沟渠河流。这时，便是故乡人筛蚬的最好时机。

筛蚬工具很简单，一只畚箕，一只木脚盆即可。畚箕是用来捞沙筛蚬的，木脚盆则是用来装蚬仔的。

女人不敢下河，就在膝盖深的沟渠中筛。男人则跳进江河里，钻进江底，捧起整畚箕的河沙，随着流水晃荡，江水冲走了泥沙，剩下的就是江蚬和粗砂子了，这就是非常形象的“筛蚬”了。水性好，体力又好的男子汉们，只消个把钟头，就可以筛得满满的一脚盆江蚬。当他们扛着战利品挺胸抬头走过沟渠河汉的时候，常常引来女人们赞赏的呼唤，或是相约的嬉笑。

故乡的大廉垌土肥水美，特别适宜江蚬的生长。农家施肥排出的田水，收获后遗下的作物根叶，流进江河中就成了最好最丰富的江蚬饲料。因此，江河中的蚬仔永远也捞不完。年复一年，筛蚬季节也就成了客家人约定俗成的美食节。

男人们把整脚盆的江蚬扛回家后，剩下的就是女人们展示自己本事的情节了。于是乎，家家的炊烟升了起来，户户灶前忙碌不停。女人们一边忙着煮蚬脱壳，一边忙着刨芋皮，捣蒜蓉。脱了壳的蚬肉用猪油爆炒是客家女人的招牌菜式。炒香了的芋头加进蒜蓉煮出了香喷喷的芋头饭，是客家传统的美食。忙碌中抽空赶到田间摘一把自己种的香麦菜，洗干净撒进蚬汤内，也就成了“青龙过海”，百分之百绿色环保的靓汤。把整好的香爆蚬肉，芋头饭和“青龙过海”汤端上了饭桌，还忘不了斟上一碗土蒸米酒。香喷喷的酒菜就这样流淌着女人的爱意和欢愉，在腾腾烟雾中，在淡淡的汗香里，这客家人的“满汉全席”，更胜似豪门夜宴的山珍海味，不知起于何年何时，却又代代相传，风情卓然，教人回味无穷。

故乡的筛蚬时节，是亲情洋溢的温馨，是乐趣盎然的享受，是劳动创造的报酬，更有收获惊喜的欢乐。

故乡的河流直通北部湾的铁山港，“珠还合浦”中那颗夜明珠就孕育在这片海域。也许是珠女有意眷顾吧，下河筛蚬的人们，运气好的时候，往往会摸到一两只大蚌螺，带回家中剖开时，不经意间的“咯嗒”一声刀口响，一颗珍珠闪亮弹了出来，顿时成为四村八邻的头条新闻，牵动着人们探宝猎奇的话题，传播着人们对家乡地灵人杰的夸耀。在欢声笑语中一代一代的延续着筛蚬的梦想和风情……

客家“开标”

客家人“开标”，是一种独特的竞争方式，就是将某种原是宗族共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，以公开竞争的形式去确定拥有者或经营者，谁的标的高，拥有权或经营权就归谁。

在客家居住的地方，几乎所有公有财产的处置，都以“开标”的形式去进行。对山村管理开标的，叫“标山”；对果树收成开标的，叫“标青”；对鱼塘经营开标的，叫“标塘”；对水磨坊管理开标的，叫“标米”；对某种公益事务管理，也采取开标的形式，如小卖部（当时叫三代主占），乡村中的各种作坊，甚至连放水员，守山的，也都要开标进行。“标”，在这里相当于现今的投标。中标者的有效期以开标物的周期状态为依据，一般管理行为一年期。但是，“标塘”或“标青”则不同，在鱼塘即将放水，或果实即将成熟之际，提前几天开标，这是短、平、快项目。

客家人“开标”的过程，完全是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竞争方式，是即时见效的。每当确定了某种物件要“开标”的时候，客家人就会在公共场所张贴公告，确定开标日期，然后由村中长者乡贤议出一个标底。这个标底是不公开的，完全靠竞标者眼力和判断能力。在确定的日期内，就会准时召开全体村民大会，当即投标，当即开标，当即宣布中标者。当宣布开标大会开始后，先由议标组简介开标物件情况和注意事项，接着就是开始投标。为了体现公平、公正、合理，一般在投标前留有一段时间，约一个钟头左右让大家再现场评估考量。这时，开标物件大的，往往会有几个人合起来竞投。而参加开标者大多在这段时间内重新斟酌竞标得失，确定标的投向。于是乎，整个开标会场也就分成不同的阵营，此间也免不了争论吵嚷现象。因为，开标结果将直

接影响中标者在相当时间内的经营收益。

在等候开标的过程中，有一条纪律是必须严格遵守的。即议标小组成员不能离开座位，参加开标的人不能与议标小组成员交谈。如有违章，当次开标即宣布中断。

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，当即宣布开始竞投。竞投的过程也非常公开透明，一个乡村常见的大簸箕放在八仙桌上，竞投者依次经过，把各自写好的标的放在簸箕里面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议标小组当场公布由谁获胜。凭标底和投标者的中标标的，一次竞争就这样结束，一个新的经营者或拥有者也由此产生。无须签合同也不用按指印，也无需交风险抵押金，就这样获得了全体村民的认证，完全是一种信用，诚信的行为保证。

客家人的开标行为，反映出客家人淳朴诚信的民风。这种开标决定经营行为和责任的方式，类似承包责任制。客家人开标，即使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也没有间断过，可谓是开承包制的先河了。

客家土围楼

学生时代，放假期间常回故乡度过。故乡的一切都在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特别是独具特色的客家土围楼，在少年的心目中，是那样的高大雄伟，神秘而又充满传奇。

客家土围楼是客家人性格的象征，坚实、伟岸、沉稳而又宽容。一座土围楼就是一个家庭，一个宗支，一个姓氏的摇篮，更是一个村场甚至四乡八邻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家乡的土围楼建于清末民初，与邻村圆形围堡状的围楼不同，是一座正方形的城堡建筑。围楼周长约400米，高约12米，占地面积约10亩。

围楼外墙四周挖有壕沟，原是为了防水和排污的需要，后来却成了农田的排水渠，淙淙的渠水贴着城墙脚下流淌，不时有鱼游蛙跃，更有飘落的山花树叶飘荡而过，给围楼增添了几分童话气氛。

家乡的围楼之所以叫土围楼，是因为全部的城墙都是砂土来夯起来的。当然，用来夯城墙的砂土经过了特别加工配制，除了石灰、黄砂土、桐油和贝壳粉之外，据说还加进了糯米粉。用这样的混合土夯实后的城墙坚硬异常。举着用十字镐用力挖下去，但见火星溅起，只留下一点点白色的痕迹。城墙一般有二尺厚，能够抵挡任何枪弹的射击。

土围楼的城门是拱形的，宽约1.5米，高约3米。城门共有两道门，第一道城门是用10多公分直径的圆木制作的拉栅门，每条圆木之间的相向间隔只有十来公分，平时只关上这道拉门，又通风透气又能观察城外的情况。关上大门能防贼防牲畜乱闯。第二城门是用粗重的荔枝木板制成的，也有十来公分厚度，四周还镶有铁皮，门板上嵌有圆头大钉，还有两只铜狮子头。关上大门后，再加上中下三条横圆木大门闩，任是再大力气的盗贼也无法撞开。这道门一般不关，只有遇到土匪抢村时才关上。城门口内侧各有一间小房间，是用作磨房和舂房的。平日里，村中的伯娘婶婆姐姐们都来这里磨谷舂米，城门口也就成了村场的新闻发布中心。任何细小的轶事传闻，到了这里便成了特大号外。

客家人把土围楼称“城肚”。“城肚”内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小社会。因为“城肚”里不但有磨屋舂房，还有制作豆芽、豆腐、米粉、豆豉胶（固体酱油）和蒸酒的作坊，还有油盐烟酒店和水

井。不出城门，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生活之需。

土围楼里的建筑格局，讲究辈分尊卑之分。工人有工人的工房，长者有长者的房间，甚至一房二房的住房也按辈分顺序安排。主人的住房是在第二层。工人及作坊、猪栏、厕所都在底层。二楼的房间和楼板都是木质结构，墙板和走廊多有雕花装饰，每一块雕花板都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。

土围楼内最堂皇的地方就是祖公厅。客家人叫“厅下”。祖公厅设在二楼最正中的房间，一般是三间连体，这里安放着重列祖列宗的神位，是土围楼内最庄严权威的地方，处理族中事务，处罚违反族规的族人，都在这个“厅下”进行。

碉楼是土围楼的制高点，碉楼正四方形，要比围楼内的住房高出一层，主要是为了防务瞭望之用。碉楼的墙壁上都留有内宽外窄的射击孔，射击孔的视线可达围楼外四周的任何地方。遇有战事，碉楼上就是培养英雄的摇篮。

土围楼内都留有很宽阔的中央空地，这些空地铺上了灰砂混合土夯实，农忙时是晒场，农闲时便是人们聚会活动的地方。逢有红白喜事，这里便是人们宴饮之所。大锅的鱼肉，大桶的土蒸酒，整齐排列的八仙桌铺满了晒场。最诱人的，是在月朗星稀的夜晚，孩子们或爬上碉楼顶或搬来凉席铺在晒场上，看着叔伯咕噜咕噜吸着水烟筒闪动的火星，眺望天空中游移的行星，听着老一辈讲述客家人千年迁徙，万里漂泊的创业史和英雄传奇，在一代一代客家后代的心中，激起无限的向往和敢为人先的斗志。

故乡的土围楼啊，就像是一座座客家人生存发展的里程碑。